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Einführung in die Metaphysik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

海德格尔
翻译、解释与理解

王庆节 张任之 编



王庆节、张任之 编

海德格尔

翻译、解释与理解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德格尔：翻译、解释与理解 / 王庆节、张任之编.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6
ISBN 978-7-108-05760-0

I. ①海… II. ①王… ②张… III. ①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 —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 B516.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6185 号

责任编辑 张 龙

装帧设计 薛 宇

责任印制 宋 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28

字 数 339 千字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5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前 言

自 1987 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成名著作《存在与时间》的中文全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出版以来，海德格尔成为过去近三十年间汉语学术、思想和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之一。随着近年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102 卷）的陆续出版和汉语海德格尔译著的逐年增加，这一影响还在与日俱增。

汉语学界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及其核心概念的翻译与研究，一直是历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中心。虽然时有一些论文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但以论集的形式汇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翻译与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学者和几乎全部译者，对海德格尔哲学，尤其是对《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和《哲学论稿》这三本主要著作的翻译、解释与理解问题发表意见，并结集出版，还是首次。

这里发表的论文主要缘起于 2012 年 12 月 18—19 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海德格哲学主要著作研究与翻译工作坊”。工作坊的主旨在于总结、交流和讨论海德格尔三本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和《哲学论稿》的汉语翻译与研究心得，也商讨了进一步合作编纂中文版多卷本《海德格尔文集》等事宜。其中有几篇论文同时在 2012 年 11 月于北京举办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商务印书馆学术论坛“海

德格尔《哲学论稿》中文版研讨会”上宣读。还有个别论文是作者未及参加会议，在编者根据专题特别邀请下提供的。我们根据讨论的三个主题以及原著汉译对诸论文做了大致的分类。为真实反映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学界的海德格尔哲学之研究现状，即学者与译者们在相关概念的翻译、解释和理解方面仍存有较大的分歧，我们保留了各位作者对译名的选择和使用，其中还包括港台与大陆学者在遣词炼句方面风格的不同，以示对作者的尊重。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编辑出版，汉语学界在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理解方面，能够做到进一步沟通和融合，其水准也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和推进。

本书的编辑工作以及工作坊的筹备工作曾得到李宁君、苏伟、许家裕、Esther Tseng、吴嘉豪、于涛、黄迪吉、汪隐峰等人的帮助。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江璐博士帮忙核对了全书中的希腊文。在此一并致谢！还要特别感谢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舒炜先生，正是他的大力支持和努力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 RGC GRF 研究项目（GRF-CUHK455510）的资助，特此感谢。

王庆节、张任之

2014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	---

《存在与时间》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海德格尔“Dasein”的理解与中译	5
基础存在学的先验哲学性质	
——从《存在与时间》的一处译文谈起	34
关于“Hermeneutik”的译名问题	
——由《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版对此词的改译所想到的	51
海德格尔的“生命图式程序”学说及其康德遗风	69
论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阐释	116
海德格尔“形式指引”中的象征性义涵	170
海德格尔与西田论他者的经验	189

《形而上学导论》

怎么存在物存在而无反倒不存在?	215
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和索福克勒斯	241
“从德木格而来”：“柏拉图神话”“从存有而来”：“海德格尔神话”	
（“后形而上学”统摄“形而上学”如何可能？）	322
海德格尔著作翻译和研究中遇到的若干问题及体会	336

《哲学论稿》

未来之思的臆测 349

Ereignis 与 Besinnung

——海德格尔的《哲学论稿》与其中两个核心概念的中译及其他 ... 361

《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两译名商榷 374

献给《哲学论稿》的论稿：论《哲学论稿》的两个译名 384

无：从《存有与时间》到《哲学文献》 390

原著新译

《是与时》“导论·第1—4节” 405

关于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一合唱歌的解释

——《形而上学导论》“第四章·第三节”节译 423

前 言

自 1987 年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成名著作《存在与时间》的中文全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年）出版以来，海德格尔成为过去近三十年间汉语学术、思想和文化界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哲学家之一。随着近年德文版《海德格尔全集》（102 卷）的陆续出版和汉语海德格尔译著的逐年增加，这一影响还在与日俱增。

汉语学界对海德格尔哲学思想及其核心概念的翻译与研究，一直是历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中心。虽然时有一些论文在专业杂志上发表，但以论集的形式汇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翻译与研究海德格尔哲学的主要学者和几乎全部译者，对海德格尔哲学，尤其是对《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和《哲学论稿》这三本主要著作的翻译、解释与理解问题发表意见，并结集出版，还是首次。

这里发表的论文主要缘起于 2012 年 12 月 18—19 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海德格哲学主要著作研究与翻译工作坊”。工作坊的主旨在于总结、交流和讨论海德格尔三本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时间》《形而上学导论》和《哲学论稿》的汉语翻译与研究心得，也商讨了进一步合作编纂中文版多卷本《海德格尔文集》等事宜。其中有几篇论文同时在 2012 年 11 月于北京举办的中国现象学专业委员会第十七届年会暨商务印书馆学术论坛“海

德格尔《哲学论稿》中文版研讨会”上宣读。还有个别论文是作者未及参加会议，在编者根据专题特别邀请下提供的。我们根据讨论的三个主题以及原著汉译对诸论文做了大致的分类。为真实反映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汉语学界的海德格尔哲学之研究现状，即学者与译者们在相关概念的翻译、解释和理解方面仍存有较大的分歧，我们保留了各位作者对译名的选择和使用，其中还包括港台与大陆学者在遣词炼句方面风格的不同，以示对作者的尊重。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编辑出版，汉语学界在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总体理解方面，能够做到进一步沟通和融合，其水准也能得到实质性的提升和推进。

本书的编辑工作以及工作坊的筹备工作曾得到李宁君、苏伟、许家裕、Esther Tseng、吴嘉豪、于涛、黄迪吉、汪隐峰等人的帮助。中山大学哲学系的江璐博士帮忙核对了全书中的希腊文。在此一并致谢！还要特别感谢的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舒炜先生，正是他的大力支持和努力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本书的出版得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 RGC GRF 研究项目（GRF-CUHK455510）的资助，特此感谢。

王庆节、张任之

2014年4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存在与时间》

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 海德格尔“Dasein”的理解与中译

一 海德格尔问题的西方形而上学背景与 《存在与时间》的发问

在讨论海德格尔哲学的核心概念“Dasein”时，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将问题放在西方形而上学历史发展的层面上，特别是从批判与克服西方近现代形而上学传统的角度上来进行。我们知道，在海德格尔看来，全部西方形而上学所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也是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的最初开端。根据海德格尔本人的回忆，他的全部哲学思考生涯开始于18岁那年读到的一本小册子，即父亲般的朋友、教区主教格约伯神父送给他的生日礼物——19世纪德国哲学家布伦塔诺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问题的论文，论文的题目为《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多重含义》。这个问题后来不仅构成海德格尔全部问题的起点，也是贯穿海德格尔一生哲学思考的核心。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存在问题实质上就是“物”的问题，这归根到底也是“第一哲学”的核心问题。但亚里士多德在

* 作者：王庆节，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本文得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研究资助局（GRF-CUHK455510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这里问的不单单是“物学”层面的问题，即不仅仅是关于这个“物”或者那个“物”的问题，而是**这个“物”或者“存在者”之为这个“物”或“存在者”**的问题，即“**on hēi on**”的问题。换句话说，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要问的是，我们日常说的“这匹马”“这座山”“亚里士多德这个人”，这些个“物”或“存在者”究竟**“是”**什么？使得它们成为它们这个样子的东西**“是”**什么？亚里士多德的回答首先从两个方面展开。一个方面是“范畴论”，另一个方面是“根据论”（原因论）。范畴论的思路可以从西方印欧语言系统的主谓词判断，即“S是P”的结构分析来得到说明。按照希腊人的一般理解，任何一个具体的存在者或事物，其意义都是通过主词S加上谓词P的判断来说明的。例如，“这马是白的”“这山是高的”“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等等。在这里，“这匹马”“这座山”“亚里士多德”都是“主词”，而“白的”“高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都是（述）谓词。任何主词的意义都通过谓词来展开和实现。据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著名的十范畴说，包括“实体”“时间”“位置”“运动”“状态”等等。在这中间，“实体”范畴最重要，它在语法上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主词，而其他的范畴常常作为谓词来起作用，它们被用来说明、描述作为主词的“实体”。这样说来，作为主词的实体范畴比较起其他的述谓性范畴就占据着首要的和核心的位置。问题接着展开，使得这个主词成为一个主词的东西是什么？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如果诸谓词只是对主词的某个方面、侧面的个别描述，那么，那使得各式各样的谓词描述成为可能的东西就是使这个作为主词的物成为可能的东西，即作为这个主词的物的**本身或者本质**。与“范畴论”的思路相呼应，“根据论”的思路从发问一个存在物的发生学根据或原因开始。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列出任何一个物的四个主要的发生学原因或根据，即质料因（使一物成为那一物的

材料，例如建成这一木屋的木料）、形式因（使一物成为那一物的形式构架，例如建造此木屋的设计）、目的因（建此木屋为了什么？例如为了让一家人能遮风避雨）、动力因（谁动手建成了这个木屋？例如木匠师傅，等等）。这四个原因或者根据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存在物之为那个存在物的存在，或者“自然”。但无论是“范畴论”还是“原因论”，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实体”本身，关于“自然”本身，并没能给我们留下多少清晰而且统一的思考和答案，相反，更多的是困惑和谜团。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也许“形而上学”本身在亚里士多德整个知识系统内部地位的尴尬，就充分反映了这一希腊哲学内部的困惑。^{〔1〕}也许我们可以说，后来传统西方形而上学思想史上的争论，例如“本质论”“实存论”“唯名论”“唯实论”“观念论”“实在论”，乃至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因果论、目的论等的证明，大致都可以说是在这两个方向上的进一步拓展、发挥，甚至混淆。^{〔2〕}

欧洲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无疑受到基督教世界观念的影响。基督教世界观念以及由此而来的哲学形而上学，使我们得到了一

〔1〕 见 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Gesamtausgabe, Band 3,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1, S. 5-13。中文译文可参见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9页。

〔2〕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希腊形而上学内部的这两个成分，又作为“第一哲学”的双重规定性，即“既是存在物本身的知识”，又是“存在物的最高级的类域，而存在物整体则通过这一最高类域”来得到规定。这两个成分之间并不融洽，它反映出希腊形而上学内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两个既相互连接又互不相融的核心取向。在海德格尔看来，后世在这两个取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形而上学的学院概念，并未理解这两个核心取向之不谐所引发出来的疑难，相反，它“越来越多地妨碍重新去进行原始质疑的可能性”（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Gesamtausgabe, Band 3,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1, S. 8/4。请注意，这里的“/”号前为德文全集本页码，后为中译本页码，下同）。在《尼采》一书中，海德格尔也特别地指出了这种“混淆”（Martin Heidegger, *Nietzsche*, Gesamtausgabe, Band 6,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6, S. 314）。

个统一的形而上学“存在”概念，这样也就使人们得以避免希腊以来关于“存在”学说的困境。按照这一基督教的世界观念或信仰，世界万物被分为造物主与被造物，而被造物又被分为作为人的被造物与非人的被造物。于是，存在物的整体就被分为上帝、人与非人的自然万物。关于它们的知识领域也就随即被按位序分为“神学”“心理学”与“宇宙学”，这些就组成了被称为“特殊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specialis*）的领域，而与此相应，以“一般”存在物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本体论就被称为“一般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结果，一般形而上学与特殊的形而上学，即关于上帝的神学知识，关于人的知识与关于自然的知识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那个时代所公认的我们全部人类知识的体系或系统的整体。

近现代西方思想兴起的过程，严格说来，同时也就是这个中世纪基督教整体世界观念或信仰解体的过程。分崩离析的诸门知识现在需要一个新的、有别于上帝概念的立足点，而应合于这一时代需要的新哲学就是笛卡尔哲学。从笛卡尔开始的西方现代思想和哲学，就是从发问整个知识系统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开始的。这也就是说，伴随着传统的基督教世界观念被怀疑和逐渐抛弃，人们自然就会发问：我们关于世界万物的全部知识的根基或者根据是什么？传统的神学告诉我们，这个基础是神，是上帝，而传统的实在论告诉我们，这个基础是外部实在，抑或是理念的实在，或者是朴素的外界自然实在。但笛卡尔的著名怀疑则告诉我们，所有这些知识，无论是关于神的知识，还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都必须从人的认知活动开始，即从“我思”开始。这样，人的存在就构成了所有其他全部存在世界得以成立的存在论“拱石”乃至“基础”。所以，全部的近现代西方哲学形而上学，实质上都是围绕着这个“我思”而展开，在这一意义上，黑格尔曾经正确地指出，笛卡尔通过

“我思”概念的提出奠定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开端，当之无愧地应当被称为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第一人。^{〔1〕}至于后来，洛克、休谟的“经验”概念，莱布尼茨的“单子”概念，康德的“先验主体”，黑格尔的“精神”，马克思的“实践”，胡塞尔的“超越论自我”，尼采的“超人”，等等，无一不可被视为在这一“我思”基础上的或者“制限”，或者“批判”，或者“突破”，或者“发展”，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这些都是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存在论发展历史上的一个个环节。我以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特别是他的以 Dasein 概念为核心的基础存在论，应当也必须从这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才能真正得到正确的把握和读解。换句话说，《存在与时间》的核心概念 Dasein 一方面是对从笛卡尔到康德的西方“我思故我在”之传统的批判与突破，但另一方面，倘若离开了这一传统和背景，它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把握和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海德格尔在解释康德哲学的本质时，特别引述康德本人的话，说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的所有问题，其要害都归于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即：“人是什么？”^{〔2〕}

二 存在问题与 Dasein 的优先地位

自从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问世以来，关于它的解释就有各家各派，可谓五花八门，莫衷一是。但是，“Dasein”在存在问题的发问中占据优先地位，这是各家解释中都基本同意的。但

〔1〕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3页。

〔2〕 Martin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Gesamtausgabe, Band 3,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1, S. 207/197.

似乎很少有人真正说清楚，为什么“Dasein”能占据这一优先地位？海德格尔又是怎样论述和论证这一点的呢？^{〔1〕}

在《存在与时间》“导论”的第2节中，海德格尔对一般问题乃至存在问题的发问结构进行了辨析，通过这一辨析，Dasein在存在问题发问中的优先地位得到了初步的澄清，而且正是通过这一澄清，我们不难看出，海德格尔对这一优先地位的强调与从笛卡尔到康德的整个近代西方哲学强调“人”和“自我”的独特地位和作用是一脉相承的。

按照海德格尔的分析，任何一个问题的发问，一般都至少包含有下面几个基本的结构成分。例如，当我们发问“大禹是谁？”时，首先我们预设了（1）“大禹”所指称的那个人，他是我们的发问所指向的东西；（2）我们如何着手去发问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从我们对他的种种历史材料，包括考古发现、文字记载和历史传说入手；（3）最后，我们一般预设这个问题会有答案（无论肯定还是否定），例如“大禹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圣王，他带领当时的中国人用疏浚而非阻塞的方式战胜了历年祸害中原的大洪水”；“大禹是中国远古夏朝的第一位君王启的父亲”；“大禹是舜的继承人”，等等。这也就是上述发问所问出来的意义。海德格尔将这三个基本成分分别称为“问之所问”（das Gefragte）；“问之所及”（das Befragte）和“问之所出”（das Erfragte）。^{〔2〕}同样，当我们发问“存在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海德格尔指出，“问之所问”就是那存在本身。但我们

〔1〕应该说，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回答，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存在与时间》的主旨以及它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革命性”或者“划时代”意义，也很难理解所谓海德格尔“后期”的“转向”。

〔2〕参见 Martin Heidegger, *Sein und Zeit, Gesamtausgabe, Band 2*,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77, S. 5-7。中文译文可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修订译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6—8页。